



醉 題

楔子
你的眸是湖
和遠山對坐相凝
對成一則古意山水
東坡先生就翩翩走來
宿此一泓碧水
和太白坐飲滿袖清風
兀自蒼 棄我去者
亂我心者

是很深很遠的舊夢了，手握著你留給我的枯稿，我終究不敢回望——那早塵封於歲月底下的。「願你視遍天下好山好水」是你留給我的話。是呵！好山好水，但誰共我，醉山水？

也許春雨叫人愁吧！你說：「下雨天，黏黏稠稠底，於是你的心也這樣被黏在地上，一步步困難地拖著。」愁要比血還濃了。在這當口，回憶的思緒，頓化為翩翩彩蝶，在迷濛的細雨裏起舞。於是，是雲？是煙？叫人糾紛不清了。蝴蝶終化為孤舟上的人影。雨兀自地唱著哀歌。

你又要說我是愛說夢的小孩了。唉！人生難得幾回醉？醉了也好。

就足尖那麼輕點舟底，便開始我們飄泊的行程。槳打在湖心的聲音是涼的——涼透心底的那一種

。奇怪的是，當時我為何沒注意到槳打鐵環的聲音？（那是一種心似纏纏轉的悲感呵！）究竟是凡人，終得情隨物移的。

有時攔下木楫，享受一下天涯飄泊舟自去的感覺也是好的。這時候，時空就這麼給凝住了，於是我們的舟子，像墮了剛學走路的小孩——右邊走走，左邊晃晃，前後搖擺著，真真是可愛啊！然後，湖就是媽媽慈愛的眼睛啦！小孩的身影就那麼落在那一泓清澈上，而湖高興地、害怕地閃著將出而未出的淚水。

舟子泊近山崖，青山把近了一看，直叫我愕然。這不是國畫裏的山嗎？我究竟是活在今世？抑是活在古人的山水畫中？我把這想法告訴了你，「你要當那位畫家筆下的泛舟者呢？哈……」只聽得笑聲四溢，是山水笑你？還是你笑山水？

舟行至上游，橫斜著一座橋，橋邊疏疏落落地插了幾根青翠，也是一番生之意象。橋下是一片厚厚的青苔，是誰叫它綠得如許濃呢？叫人不能割捨。起風了，山在水裡顯得更嫵媚了。「獨立小橋風滿袖」的意象不知怎地，涼涼打在我的腦裡，那該是一種寧靜？還是一種愴然？聰明的人是善於把答案留給流浪的風的。

我忽然想到曉風的一段文字：「剪水為衣，搏山為鉢，山水的衣鉢可授之何人？叩山為鐘鳴，撫水成琴弦，山水的清音誰是知音？山是千繞百折的

水

山

雲想



璇璣圖，水是逆流而讀或順留而讀都美麗的迴文詩，山水的詩情誰來領管？」

把船攔著，去翻讀山的冊頁吧！你將發覺整個人都綠將起來，晶瑩透剔的，不染一絲塵埃的。我們踏著虔敬的一步一伐，讚嘆這屬於造物主的一切。我忙著辨認路旁的花草樹，你則忙著為他們編故事，是呵！他們每個都有故事——美麗的故事。「樹在，山在。大地在。歲月在。我在。你還要怎樣更好的世界？」

蒼穹停止了哭泣，像是小提琴停止了哽咽。這嘎然而止，叫山沈默了許久。而後亮起鋼琴華麗的快板，叫人欣喜地不知所措。我們懷著朝聖者的心情踏上石階，陽光像墮了一位雍容華貴的皇后——身著曳地金色禮服，裙擺從山上曳到山下的石階，高貴地，亮麗地令人不敢逼視。陽光在階上流轉著輕快的曲調，我想到貝多芬的第五號小提琴奏鳴曲「春」，小提琴和鋼琴相互唱和的旋律，彷彿我們此起彼落的笑聲。相信嗎！人在山中的笑聲會較平時清純、婉轉些！？世俗的塵埃往往將笑容扭曲了。

山上霧重，大概就是山下所謂的雲吧！你愛說我屬於流浪的雲族，於是，我此刻身當彩筆，畫一紙晴藍遙寄于你，便再不必如古人嘆「買不得天樣紙」了。

進了山寺，被一片木魚聲深深感動。盞盞亮著

的光明燈，只讓人覺得溫熱——但這溫熱便夠叫你疑視那神像好久好久。望著那垂得好長的耳垂——我想著：修道幾年才修得這副清靜安定人心的面相！？（據說，耳垂愈長者，道行愈高。）耳際響起你藤藤的聲音，談的是民間宗教——佛、菩薩、羅漢、天人；和佛身上衣飾的代表意義，直叫我訝異你的識廣。輕指幾根頭髮為香柱，拜上我們對這片暮鼓晨鐘的虔誠，「淨土無須掃，空門不用關」、「古寺無燈憑月照，山門不鎖待雲封」的玄意此時豁然開朗，而後，我們和尼姑談將起來——我們總是這樣的一——像你在鹽水與淮驕子攻炮城的人談話；像我在藥園裡，操著生硬的台語，與一位念佛珠的老奶奶談天。我們總愛細細咀嚼那份獨特的喜悅，就如同我們咀嚼這片山水一般！

尋著來時的行徑，我們漫步著。該走了一——選個怎樣的型式呢？瀟一片山風回去吧！把它藏在口袋裡，那夠你溫存好久的。走時，綠色的波浪排山倒海而來。向著我，一陣陣地，湧來……。

× × × ×

年月涓涓的流裡，你還只是過江的舟客，江過綠盡。試問，幾百年的修藝，再讓我為你擺程一程？